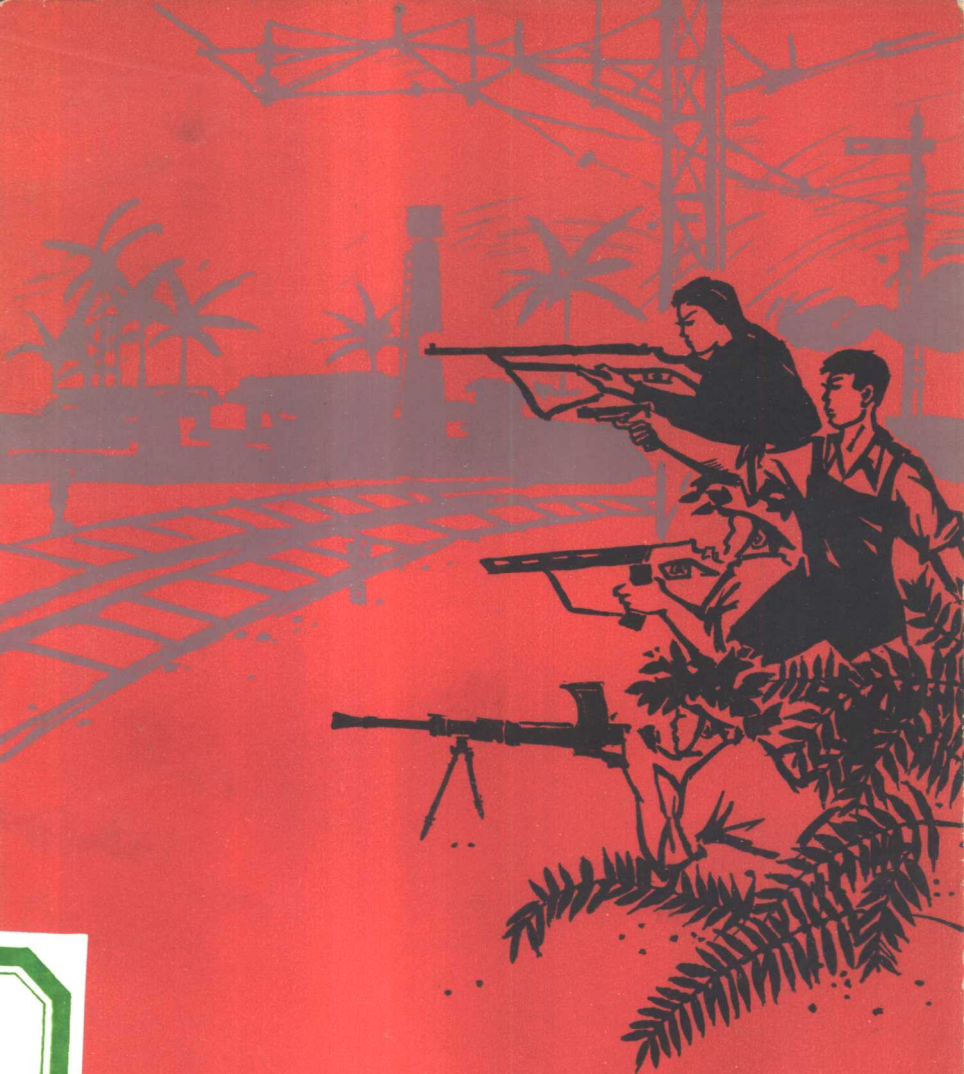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南方汽笛

話 劇

濮思溫 劉振丞 羅國良編劇

南 方 汽 笛

七 場 話 劇

濮思溫 刘振丞 罗国良編劇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五 年 · 北 京

封面画：张守义

南方汽笛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880 字数57,000 印张 $3\frac{1}{4}$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插页3

1965年10月北京第1版

196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0册

定价(4)0.33元

內 容 說 明

越南南方美伪統治区某地铁路工人反美斗争的地下組織，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领导下，对敌展开斗争，屡次炸毁敌人軍用列車，予敌人重大打击。某日，他們接到上級指示，要配合解放軍，在預定時間，截住途經該地車站开往美軍某基地的敌人軍火列車，夺取全部軍火。由于递送情报的小交通員阿昭被敌逮捕，慘遭杀害，敌人又一再变更行車時間，使截車計劃遇到更多困难。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，地下組織負責人八生伯及青年工人阿明等，發揮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高度的斗争智慧，当机立断，周密部署，針鋒相对，与敌周旋，經過頑强的斗争，終于——挫败了敌人的計劃，牵制住敌人的列車，贏得了行动的时间，在解放軍按預定時間赶到之后，一致行动，夺取了列車上的全部軍火，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胜利，并繼續投入新的战斗。

这是作者为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而創作的新作品，現在出版的是演出后的修改本。



第 二 場



第 三 場

铁道部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演出剧照

林 晓 摄 影



第 六 場



第 七 場

人 物

阿 明——火車司機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成員，地下工作者，二十多歲。

阿 婆——阿明的祖母，七十多歲。

八生伯——退休鐵路工人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成員，地下工作的負責人，六十多歲。

九 妹——八生伯之女，護士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成員，地下工作者，二十多歲。

威 弟——鐵路給水工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成員，地下工作者，二十歲左右。

阿 昭——地下工作者，小交通員，十歲。

陳氏冬——阿昭的母親，擦車臨時工，三十多歲。

工人甲（養路工）、乙（司機）、丙（扳道工）、丁（裝卸工）、戊、己等。

越南南方解放軍戰士若干人。

武 南—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成員，以偽鐵路警務大隊士兵的身份出面活動的地下工作者，二十多歲。

阮乐化——伪铁路警务大队少校大队长，四十岁。

黄 晋——伪铁路警务大队少尉军官，二十多岁，后来起义。

黄 妻——黄晋的妻子，二十多岁。

伪班长——阮乐化的亲信，三十多岁。

伪警若干人。

埃 勒——伪铁路警务大队的美国“顾问”，将近五十岁。

美国宪兵。

美国兵。

时 間

現在。全剧故事发生在四天之内。

地 点

越南南方美伪统治区某铁路枢纽站所在的一个城市。

第 一 場

〔激昂有力、振奋人心的序曲中，大幕徐徐拉开。紗幕上映出熊熊烈火，象征着反美斗争的愤怒的火焰遍燃越南南方。接着，幻灯映出几个大字：“向英勇斗争的越南人民致敬！”〕

〔紗幕揭开，这是拂晓前。一阵火车奔驰声和几声汽笛划破了四周的宁静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一声巨响，震撼大地，天空泛起一片红光。紧接着传来一阵枪声。〕

〔八生伯正佇立在竹籬边，背对观众，向着刚刚发出巨响的远方凝神眺望。〕

〔少顷，舞台灯光渐明，这时才呈现出舞台上的景物——越南南方美伪统治区某铁路枢纽站工人居住区的一个小院落。院内左面是八生伯家，右面是阿明家。通过街门，可望见街道深处。〕

〔院内的一棵椰树，枝干挺拔。树下摆着水

缸，缸架上备有喝水的竹筒。八生伯家門口还停放着一个流动售貨的小車。

〔舞台正中是車站的远景。車站号志隱約可見，高大的水塔巍然矗立。〕

阿 婆 （从屋里支起窗戶，輕声地）八生伯，你听这响声，是不是……？

八生伯 阿婆，你放心吧，美国鬼子这趟軍車又报銷啦。

〔陈氏冬匆匆走上。八生伯推着售貨小車，正欲出門，恰好与陈氏冬相遇。〕

陈氏冬 八生伯！（指刚刚发出巨响的远方）这又是咱們的人干的吧？

八生伯 嗯，許是吧。

陈氏冬 八生伯，您到哪里去？

八生伯 我到外头看看去。

陈氏冬 我听見刚才放枪啦，准是警务大队又在抓人，您可小心点！

八生伯 放心吧，沒事。（推小車下。）

〔阿婆关好窗戶，走出門来。〕

陈氏冬 阿婆，阿明兄弟回来沒有？

阿 婆 还没有。你找他有事嗎？

陈氏冬 沒事，沒事，我是随便問問。

阿 婆 哦。

陈氏冬 您一宿沒睡觉吧？

阿 婆 怎么？

陈氏冬 看您起这么早，就知道您沒睡踏实。

阿 婆 哦，是啊，外头乱糟糟的，刚才又响枪，真叫人不放心啊！

陈氏冬 阿明兄弟可用不着您惦记。别看他成天吹起笛子来沒完，还跟个孩子似的，可办起事来心里真有数，在段上人人佩服，都说他将来准能办大事。您算有福气，有这么个好孙子！

阿 婆 你的小阿昭更招人疼啊。

陈氏冬 真是的，阿昭还不回来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啦，昨天一宿翻过来、掉过去，怎么也睡不踏实。

阿 婆 你放心吧！别看阿昭岁数小，在这条道上跑来跑去卖鴨仔蛋，从来沒出过錯儿。

陈氏冬 照您这么說，我就放心了。（欲走。）

阿 婆 阿冬，这么早，你到哪儿去呀？

陈氏冬 到站上，看看今天能有活干么。

阿 婆 你忙什么呀？这个时候……明天再說吧！

陈氏冬 不，听人說今天有列車擦，許能輪着我。唉！有半个月我沒找到一点活了！

阿 婆 哎！真是……

陈氏冬 没什么。（叹了口气，走下。）

〔阿明、威弟随着推小車的八生伯兴冲冲上。威弟随手虚掩上院門。〕

〔阿明直冲到院内，从口袋里取出笛子、小刀，在笛子上刻了起来。〕

威 弟 明哥，又刻上啦？

阿 明 沒刻完呢。

威 弟 第四十六个記号，对不对？

阿 明 对，第四十六次胜利。（刻下最后一刀，收起东西。）

八生伯 阿明，阿威，順利嗎？

阿 明 順利，整个列車都給它炸翻了！

威 弟 完全是按第一方案进行的。

八生伯 咱們的人怎么样？

威 弟 都安全撤下来了。

八生伯 沒有被敌人发觉？

威 弟 沒有，只是受了点虛惊。

八生伯 怎么？

威 弟 干完回来过铁絲网的时候，好家伙，铁絲网挂住我后脊梁，我还当叫誰給抓住了呢。您瞧，这大口子！（順手将剛破了的上衣扔在竹椅上。）

八生伯 （忙問）有人看見沒有？

威 弟 沒有。

八生伯 那还好。

〔九妹回来了，威弟、阿明二人迎上。〕

九 妹 明哥，威弟，祝賀你們干得这么漂亮！

威 弟 你听見了嗎？

九 妹 那还听不見！刚才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看見医院的救护车到現場接运受伤的美国鬼子去了。你們怎么样？都撤回来沒有？

威 弟 （玩笑地）你放心吧，用不着你这护士小姐操心。

九 妹 这就好。刚才我在医院一听到响声，心都快跳出来啦！又高兴，又替你們担心！

威 弟 用不着担心。刚才呀，嘿，美国鬼子的火車一上天，真象滿天开花一样！

八生伯 还有个更重要的消息，要是你知道了，就会更高兴啦。

威 弟 有什么好消息？您快說！

八生伯 我正想告訴你們呢。来！（严肃地）同志們！

〔大家围攏八生伯。阿婆走到院門口去放哨。〕

八生伯 上級得到一个情报，最近有敌人的一趟重要列車，要从咱們这里經過。

威 弟 什么車？

八生伯 軍火列車，整列車都是美国的新式武器和弹药。

众 人 啊！（非常兴奋。）

八生伯 这是敌人最近从美国运到峴港的，还要运到离咱們这儿六十公里的H空軍基地去。看来敌人正加紧进行直接侵略北方的物資准备。

威 弟 列車一到，咱們就炸掉它！

八生伯 不，這一回不是炸掉它，而是截住它。

阿 明 怎麼？

八生伯 美國佬把他們所謂的“特種戰爭”吹得天花亂墜，被咱們打垮了，完蛋了，他們又搬來了另一套叫做“逐步升級”的戰略，想挽救他們在南方的失敗，進一步侵略咱們北方。近來他們派飛機到咱們北方濫肆轟炸，又不斷在這邊儲備軍火，增加少爺兵，用新式武器裝備反動派的軍隊，這都是他們“逐步升級”戰略的一部分。他們升了級，咱們就得針鋒相對，有來有往！因此陣綫有個新指示，要求咱們配合解放軍全部奪取這批武器，裝備咱們的軍隊，加強咱們的力量，準備更艱巨的鬥爭，解放南方，保衛北方！

阿 明 好啊，敵人這是給咱們送武器來了。

威 弟 對，咱們全部接收，不打收條。

九 妹 這趟車什麼時候到？

八生伯 上級根據各種跡象分析，這趟車在四天之內就會開出來，很可能最早是二十七日，最晚是二十九日，從這裡經過。

阿 明 今天是二十四日，它要是來得快的話，只有三天了。

威 弟 好啊，让它快点來吧，要不然這幾天我連覺都睡

不踏实了。

阿 明 可是最近敌人加强了控制，有些車次，事前連調度都不知道。

八生伯 这是个关键。上級要求咱們一定要先把这个情报弄准确，保证咱们的部队到这里一定截住它。

威 弟 咱们部队什么时候能到？

八生伯 等阿昭今天把情报带回来就知道啦。

九 妹 是阿昭取这个情报去啦？

八生伯 对。

威 弟 他今天什么时候能到家？

八生伯 大概下午四、五点钟。

阿 明 八生伯，我去迎一下阿昭吧？

八生伯 不，不行，在这条路上，孩子自己走总比有大人安全些。天亮以后，你们赶快回机务段，通知各小组，密切注意敌人的动静，作好一切行动准备。别的小组我已经通知过了。

威 弟 好啊，太好啦！

八生伯 阿明，争取伪军的工作，武南进行的怎么样了？

阿 明 我听他说，在士兵方面有发展。但是光靠争取士兵，很难得到机密情报，因此他建议扩大点范围，争取几个可以争取的下级军官。他想找你当面谈谈，天亮以后，还在老地方。

八生伯 好，天亮后，我去找他。

阿 明 好。

阿 婆 （从門外走了进来）談完了吧？飯早准备好了，都快来吃吧！

八生伯 好哇！走，吃阿婆的犒劳飯去。

〔八生伯和威弟含笑地走进阿明家。

九 妹 （刚要走，見阿明仍坐在那里沉思未动，又止步）明哥，你怎么不去吃？

阿 明 我不想吃。你快去吃吧！

九 妹 你在想什么？（凑过去，坐在一起。）

阿 明 咱們的担子一天比一天重了。

九 妹 有困难嗎？

阿 明 不，我有說不出来的高兴。我是在想，（取出笛子）咱們已經有过四十六次胜利了，可是这一回——第四十七次的任务，和从前有很大不同。

九 妹 从前都是炸掉敌人的軍車，这回却是截住它，拿过来，这当然不同。

阿 明 这不同說明什么呢？这說明整个战局起了很大变化，斗争的形势更有利了。

九 妹 对，我在医院也感觉到了。从前，他們送进来的美国少爷兵，一进医院大門，鬼哭狼嚎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要求轉院。最近，送来的伤员当中，美国軍官越来越多。他們成天想家，吵着鬧着要求回国。有一天夜里，一个鬼子伤兵碰倒了一

个凳子，住在楼下的美国军官吓醒了，連滾带爬跑出病房，大喊“‘越共’来啦！快跑！”这一下，整个医院都炸了营，真把人笑死了！

阿 明 （大笑）哈……这一群蠢貨！

九 妹 这都說明，咱們的胜利在望了。明哥，你說对不对？

阿 明 对，胜利已經迎面来了，咱們还必须加倍努力，不惜牺牲，不怕困难，冲上去，把它捉到手里。九妹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家三代人都是火車司机，好些车头上都有我阿公、我爹和我自己流过的汗水。当我第一次炸車的时候，我真有点心慌手軟。可是一想起我阿公是怎样死在車上，我爹和我又在車上受过多少苦，一想到咱們整个越南南方的兄弟姊妹正在受着多大的灾难，我的劲头就来了，心也定了，手也狠了。每次完成了任务，心里都有說不出来的高兴！也不知怎么搞的，这回的任务更光荣，更艰巨，我反倒有些塌不下心来啦。

九 妹 那是太高兴了。将来南方解放了，我一定坐着你开的車到河內逛逛，就是在还劍湖边看一眼胡伯伯住过的房子，心里也高兴啊！

威 弟 （自屋內出）高兴？好哇，今天誰不高兴呀！来，阿明，你吹；九妹，咱俩唱！